

· 台湾斗智小说系列 ·



金弹弓

台湾 譚 谈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大陆版作者自序

笔者本名徐国隆，生于潼关，幼年长于北京，步入少年期，为避日乱，始转返原籍安徽颍上。

求学、结婚，均在家乡完成，而时光荏苒，不觉已近抗战末期矣。

日寇侵华战争，并不因残灯之火，难予继续，相反，愈演愈厉，梦想并吞中国，作为入侵他国军事资源。而此时笔者与三弟玉隆和其他少、壮年一样，投笔从戎，先后加入抗日阵营，孰料战争结束之快，弹指之间耳。

胜利后，路经南京和平门，无意和三弟生，快慰胜过悲伤，相处近一月，从此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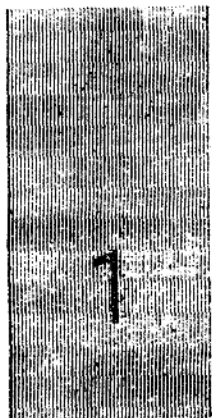
中生涯，终于连次请求退休，达到从事笔耕目的。

写作逾三十五载，计用过笔名谭谈、司马长虹、铁羽、徐行、徐垒、徐凯等六易之多，所以然者，一生嗜友如命，凡有所求，只要能力所及，勿不慨然承诺，是以借用我笔名的，不胜枚举，因而造成拙作许多怪现象发生，冒名顶替者有之，盗印剽窃者有之，以假乱真者更是多如牛毛。

直到笔者用“谭谈”作笔名，方把逆势扭转，但已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矣。

用谭谈笔名出版逾百部，加上其他笔名发表的，早已超出二百部有余。其中许多作品已被亚洲电影公司、邵氏电影公司改编为电影、电视。诚所谓“自古名医如良相，不许人间见白头”，我老矣，病魔缠身矣。此刻竟和家人取到联系矣。回溯环境好时，家中骨肉，却生不如死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浩劫，天愁地怨，不堪追述，而我却不能助家人丝毫之力，而今病入膏肓，住院抢救，可说七进七出，今知拙作大陆再版发行，现已交胞弟武隆、德隆全权处理，希望略补前愆，亦可稍慰先父母在天之灵。

徐国隆(笔名谭谈)写于香港



弓响可使鬼神惊，
弹发从不落虚空；
来似轻烟去如风，
有谁能辨雌与雄？

“飞虎城”是个小城；却是座新城。
“落马湖”是座大湖；却是个穷湖。
“飞虎城”以经营“参行”发了大财。
“落马湖”却因出土匪愈闹灾情愈惨重。

一向静谧、富有、极具享受的“飞虎城”，在三天之内变了

色。

第一天：鬼子的铁骑夺取了这块安乐土。

第二天：维持会会长——以放印子钱起家的社会闻人郝二爷出榜安民，强调大日本皇军会使地方更安定更繁荣。

第三天：郝二爷被暗杀，凶手不知为谁，凶器既不是枪子，又非刀剑，而是一粒小小的弹丸——弹中眉心，入骨三寸，焉有不死之理？

经过日本宪兵队长木村少佐调查，虽未悉凶手是何方神圣，却弄清了一弹毕命的弹丸是中国近乎古老的一种武器——弹弓射杀。

驻地日本第×师团司令召集紧急会议，师团长坂原太郎少将本着“以华制华”的政策，先决定“维持会”会长的人选，继而利用离城南十里之“落马湖”的棒老二（土匪）做线民，全力搜寻精于弹弓射击的人士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漏杀。

傍晚，西北风刮的像刀子，入冬来第一次大雪，使“飞虎城”粉雕玉琢，美不胜收，然而，谁又能料到这场大雪会给人们心理上压了千斤重的负荷呢？

从满清到民国，乃至抗战初期“飞虎城”从来没见过杀人，何况，一杀就是三个，一老人、一少女、一幼童？

“城隍庙”不是杀人场所，但木村少佐却认为杀一儆百，只有选在人烟稠密，香火鼎盛的“城隍庙”执刑，才有效果。

新上任的“维持会”会长吴良，生了对见风流泪的风火眼，有人给他送了个绰号——“猴屁股”。吴良混混出身，一度在“落马湖”落草，此人武功底子不差，善于拍马屁，他能巴结上这份差事，除了好人不愿干外，就仗着脸皮厚，绝对效忠皇军，

和自吹自擂的抓强盗、捉反叛，可算得上专家，于是，会长头衔，落在他身上。

郝二爷被弹弓射杀一案，就是吴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“第一把火”，三人犯的罪名是：谋害郝二爷，证据是三人犯在“城隍庙”练把式，居然表练过弹弓射香火头的功夫，足见嫌疑重大，应该说证据确凿了。

“城隍庙”广场人山人海，少数是看热闹，多数人是在“每户一丁”的命令下，不来是不行的。

雪停了，风势犹然劲厉，广场酬神用的戏台，有人布置桌案，不用说，戏台变成杀人台，也是处置犯人的临时公堂兼刑场。

“得、得”声中，日军的马队开来了，宪兵队长木村少佐腰佩战刀，一马当先到了戏台口，随行卫士拢住马缰，木村少佐登上戏台，随行是小川大尉，“维持会”会长吴良和一班枪兵。

木村少佐等依职位落座，吴良悄声请示了下，但见木村大咧咧的点点头，吴良却精神百倍的走至台口，然后风火眼眨了眨，向着数以万计的老百姓大发谬论。

一、只有顺民才能得到皇军保护。

二、扰乱治安和通中央的杀——大家必须同他合作。

三、今日处决的人犯就是谋害前会长的凶手。

四、……。

五、……。

木村少佐听不下去，喝了声：“吴会长！执行。”

“是！是！”吴良转身哈腰，行了个九十度鞠躬礼，这才正式宣布带人犯。

敢情判决与执行都是吴良一手包办，日本人都把责任推

到“维持会”身上，即使杀错了，应该是中国人的事。

不一刻，由戏台厢房中推出三个人，台下立时有人交头接耳，胆子大的竟然脱口骂起大街。（骂大街即骂人。）

这也难怪，老的六十开外，怎会是凶手？少女二十不到，大闺女会杀人吗？幼童十岁不到，别说做凶手，能不尿床已经算不错了。

尤其大冷天，老人光着上身，五花大绑简直惨无人道，更令人恨得咬牙的，少女仅仅穿了件红兜肚，冻得发抖，不是明明糟践人家大闺女吗？

刽子手十字披红，抱着鬼头刀亮像了，刽子手是维持会所属便衣队的队员，出身就是“出大差”，砍脑袋应该是老本行了。

三人犯都已跪下，吴良归座，一声断喝：“史老头！本会长最后再问你一句，你用弹弓射杀郝二爷之后，郝二爷随身的那只鼻烟壶怎的不见了？”

“啐！”史老头转脸吐了口唾沫，冷笑道：“姓吴的！你陷害无辜，屈打成招，而今人都要杀了，还要叫史某落个贼名吗？”

“嘿嘿！听口气你已承认了？”

“放屁！明知俺史乐东不是凶手，更明知鼻烟壶与史某风马牛扯不上关系，猴屁股！是不是想对要死之人严刑逼供？”

“大胆！放肆！本会长……”

“不要再问了，行刑！”木村少佐面孔一板。

此时台子下，群情激愤，骂大街的再小声也变成大声了。

吴良看出情况不对，他虽不怕闹事，总希望没事，立时向刽子手做了个切人状，没想到刽子手居然按照他祖传的规矩，向犯人有所交待。

“史老头！兄弟可是奉命行事啊！”

“生有处，死有地，与朋友无关。”

“谢谢老人家，来！弄杯酒！”

“怎好打扰呢？”

“这叫做升天酒，也是犯人的权利之一。”

“那就拿上来吧。”

刽子手倒是准备了肉食，日军的水壶权充酒壶，双手奉上，史乐东果然就着壶嘴喝了一大口。

看得吴良的肺几乎气炸，木村少佐也大为不满，吴良催着道：“余刀斩！你他娘的倒是快一些啊！”

“奶奶的！要快你来。”

“呛啷”！小林大尉拔出战刀，气唬唬跑至台口，操着不流利的中国话骂道：“混帐！杀几个人这么噜苏！看本太君干活。”

刽子手——余刀斩只好退下。

史乐东向着孙女史莲香、孙子史小宝说：“孩子！爷爷对不起你们俩。”

史莲香望望爷爷，又看看弟弟——弟弟史小宝连惊带吓，已然昏了过去。

“老天爷难道没长眼睛？”她激动，那声音宛似杜鹃夜啼，引人肠断。

寒风起兮，小林大尉的战刀举起。

史莲香愤怒地吼着：“杀汉奸的高人啊！你虽然为民除害，可是我史家却满门俱丧了。”

台子下传来哭声，自己同胞即将身首异处，该是如感身受。蓦地——

“铮！铮！”弓弦两响，戏台上起了绝端变化。

小林大尉的战刀落地，手脖子断了。

木村少佐两眼发直，面部扭曲，原来弓弦响后，桌上赫然多了只鼻烟壶。

正了正神，木村少佐悄悄向也在出神发愣的吴良咬咬耳朵，于是，木村少佐，受伤的小林大尉，率同马队，狼狈地走了。

台子上吴良尴尬地收拾场面：“各……各位乡亲，史家三口无条件释放。”

虽然是辞不达意，却引来如雷掌声，当然，掌声并不是冲着没良心的吴良喝彩了。

“泰安”是家不大不小的客栈，练把式的史乐东就住在这家客栈里，原本住的是三等房，而今大难不死，而又被请至后跨院的花园客房，小二哥说得好：“这是掌柜的向受冤屈的人表示一点敬意啊！”

敬意是敬意，史家三口却大感不安。

受过酷刑的史乐东含着眼泪说：“莲香、小宝，有道人穷志不穷，爷们不能平白接受招待，明天还是离开此地吧！”

“爷爷！”史小宝不情愿的：“这么冷的天，往哪儿走呢？再说，又没有钱。”

史莲香望望仰在床上的史乐东说：“爷爷不觉得客栈的胡掌柜大有疑问吗？”

“疑问？唉！这年头真的不作兴好人？”

“孙女认为胡掌柜刻薄寡情，绝不会做好事，还记得我们第一天住客栈吗？胡掌柜不但要我们先付房租，而且非得预付三天。”

“这是人家的店规呀！”

“不是店规，是担心跑码头的没有钱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爷爷！”小宝指着窗子：“菜馆的人来了。”

菜馆跑堂的提着菜盒，客栈小二哥也捧了个火锅，一面打着招呼，一面进入一明两暗的这座头等客房。

史莲香期期地问：“这……这是干什么呀？”

小二哥整理桌面，笑呵呵说：“掌柜的一点意思、一点意思。”

“怎的敢当呢？”

“没关系，有道在家千日好，外出一时难嘛！甭客气。”

“小二哥！”史乐东沉重的说，“落难之人，如果过于矜持、拒绝招待，就叫不识相，可是小二哥总不能教承情之人连正主儿是谁都不知道吧？”

史莲香心说：“爷爷也看出与胡掌柜无关了。”

菜馆伙计把菜饭放好，自行离去，小二哥望了望窗子，这才说道：“明人眼里不揉砂子，我们掌柜的嘛！外号叫‘臭虫皮’专门吃客人的血，他会这么大方吗？”

“那又是谁呢？”史莲香问。

“大小姐！”小二哥也是有名的快嘴：“说起来邪门得很，你们听说过冷冰霜冷老板吗？”

史莲香摇摇头，史乐东眼神中，透着迷惑。

史小宝却拍着手叫：“我知道！我知道！”

“噢！”小二哥夸奖地：“了不起！小宝，说说看，你怎会认识冷冰霜的？”

“认识谈不上，但咱小宝见过冷冰霜这个人。”

“在哪里见过？”

“大吉祥戏院门口！那天！嘎！好威风，冷冰霜还坐着汽车哩！”

“八成有人提过她的名字了？”

“当然啰！我还知道冷冰霜的外号叫‘冷美人’。”

“小宝真聪明，我看史大爷，各位也该用饭了。”

小二哥忙活着到别处张罗，史家三口吃了顿丰富的晚餐，脑子里却留下个冷冰霜的谜团了。

由于军事关系，坂原太郎少将要离开“飞虎城”了，吴良发动全城老百姓，每户两丁，自备太阳旗，在东门外官道，由清晨列队排起，直到太阳偏了西，始见坂原少将的座车和护送车队浩浩荡荡出了东门。

吴良领头舞动太阳旗，并高呼口号，坂原太郎的座车“轧”的声，恰巧停在吴良就近。

吴良大喜过望，认为丑表功得到太君欢心，八成是奖励一番，不料坂原太郎下了车，连眼角也未瞅他一下，而是迎着后面驶来的一部轿车，表示给他送行感激之意。

后面轿车门一开，吴良眼睛一亮，是位香喷喷、娇滴滴，美得无法再美的女郎。

坂原太郎趋前握手，摩登女郎淡淡地说：“少将！不送了。”

“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呀！”

“少将对中国的成语倒是颇有研究。”

“可惜对女人——美丽的女人却毫无心得。”

“别开玩笑好吗？”

“良心话！冷老板！来个最后要求如何？”

“最后要求是？”

“笑一笑，只要你那小嘴那么一抿，嘿！就行了。”

冷老板——冷冰霜人如其名，非但没有笑，小脸反而绷得铁紧。

吴良恭立一旁，暗地捏把冷汗，他多少有点担心，坂原太郎一发火，还会有这个闻名而没见过面的冷冰霜的小命在吗？

男人天生的蜡烛脾气，愈是得不到的，愈珍贵，坂原太郎居然认了，而且像敬天皇似的，双腿一拢“橐”的皮鞋声，规规矩矩行了个举手礼。

“希望不久见面。”

“彼此！彼此。”

“冷老板多保重。”

“祝少将顺风。”

坂原太郎挥挥手，上了座车，车子也像依依不舍，慢吞吞地开走了。

吴良把握机会，向着冷老板哈了个腰，说：“闻名久矣！今日一见，本会长才算开了眼界。”

冷老板没有表情地：“你是哪门子的会长？眼界二字作何解释？”

“敝人吴良，现在‘维持会’会长，兼便衣队队长，虽能者多劳，却系为各界服务；眼界吗？自信南国佳丽、北地胭脂，不知见过多少、经过多少，但与你冷老板一比吗？嘻嘻！简直是乌鸭见凤凰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是凤凰了？”

“当然！当然的大美人！美得令人发狂。”

“发狂倒是次要，可别忘记红颜祸水，对你的八字不利啊！”

“宁在花下死，做鬼亦风流。”

吴良掉了句文，又行了个礼，再抬头，冷冰霜已上了汽车。

“喂！冷老板。”

探头的不是冷冰霜，是司机——一个又胖又粗的中年丑女人。

吴良一愣，这个中年女人似曾相识啊？！

送走坂原太郎的当晚，座落东大街的日本宪兵队，突然增加四名卫兵，加上原来的两个，计有六名之多，吴良进入宪兵队也不禁纳罕，这等如临大敌似的，莫非有了情况？

宪兵队的房子很够气派，两进院落，中西合璧式的建筑，飞檐走廊，花木扶疏，称得上美仑美奂。

但这仅仅是外表，如果在深夜，如果在二进院落，你会听到惨绝人寰的嘶叫声，那是宪兵队抓住可疑人的拷打酷刑，只是这丑恶的一曲，被高大宅院掩盖了。

木村少佐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吴良，办公室有内外两间，里间亦可做休息室，有法国铜床，还有女人用的装饰品点缀，敢情，这地方木村少佐可以另排用场。

吴良不够资格进入内间，一朝面，吴良习惯地先来个九十度，然后双腿靠拢，保持立正姿态，只待木村少佐说了句“请坐”，这才找个座位，再做例行报告。

可是今晚不同了，木村少佐非但没有喊“请坐”，那副三角脸上，阴森得可以令人起鸡皮疙瘩。气氛显得很沉重，木村少佐直到香烟烧到了手指头，方始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吴良！”

“在！”

“可知本队长叫你来的用意？”

“定有要事吩咐。”

“倒是头脑不笨。吴良！”

“在！在！”

“八格亚路！”抄起马鞭，木村在吴良耳根上留下记号。

吴良战战兢兢问：“队长！总得说明白呀？”

“未得我允许，谁教你前夜突检史乐东的房间？”

“报……告队长！那是搜查证据呀！”

“证据？”

“队长不是说过史乐东虽非凶手，必与凶手有关连吗？”

“不错！本队长说过。”

“既然有关连，小的搜查一下房间，总想查出些蛛丝马迹，早日破案，也早日减轻心理威胁。”

木村少佐倏的站起，绕了个圈，脚步沉重地说：“本队长要告诉你件最机密的大事了。”

吴良诚惶诚恐地：“这是队长的抬爱，看得起小子。”

“坐下再说。”

“谢谢队长！”

“机密是关于我本身的。”

“啊！队长请指示。”

“记得我教你追查前会长郝二爷身边的鼻烟壶吗？”

“记得！只是史乐东那老小子抵死不认帐，有啥子办法？”

“史乐东并没有拿走鼻烟壶。”

“队长知道是谁了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是我！”

“你？！队长！这……”

“别紧张！”木村少佐沉吟片刻，续道：“由于那只鼻烟壶的身价很高，高得几乎无法用金钱衡量。”

“哦！这么说是宝贝了？”

“不错！也就是通常说的古玩。”

“队长拿去鼻烟壶并不算什么，何必……”

言下之意，吴良觉得木村小题大作。

木村道：“坂原太郎少将也希望得到此物。”

“啊！”吴良嗓子里冒了个“啊”，不便再说什么。

“坂原太郎少将将此用心告诉我那天，也就是郝二爷被弹弓射杀的那天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我亲自主持验尸，目的就是为鼻烟壶，当然，顺手牵羊了。”

“可是队长却叫小的追查此事。”

“这是故布疑阵，一方面向坂原太郎交待，一方面也可据为己有，想不到……鼻烟壶锁在保险柜内，不翼而飞。”

“保险柜里的东西会跑掉？”

“问题就在这里了，结果，鼻烟壶又出来了。”

“怎的又出来呢？”

“与我命你放掉史乐东的三口子有关……”

原来木村少佐在“城隍庙”戏台上发现的鼻烟壶，就是欲据为己有的郝二爷鼻烟壶，加上小林大尉手腕被弹弓打断，很明显地说明两件事：一、真正的主凶并非史乐东。二、不放掉史乐东，小林大尉就是例子，可能对自己性命构成极大威胁，正因此木村少佐才有叫吴良释放史乐东等之举。

吴良仅知道小林大尉断腕，神秘的弹弓凶手逼使木村放走史乐东，但不知其中还有鼻烟壶这段不可思议的怪事，显然，木村发现鼻烟壶后，很快藏起，当时并未让吴良以及其他
人知道。

②

吴良了解了详情，问道：“既然鼻烟壶回来了，队长用不着……”

本来想说“用不着紧张”，旋而觉得字眼不大恭敬，连忙改口道：“鼻烟壶去而复得，可喜、可贺。”

“找你来就为了可喜可贺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吴良机警地：“难道与小的查客栈有关？”

“当然有！看！”

是张字条，吴良接到手中，字条上写的是：“不准打扰无辜之人，克日释放嫌疑分子。”下署“金弹弓”三字。

吴良惶恐地：“队长！金弹弓可能是凶手的外号了？”

“嗯！”木村少佐点点头。

“字号的意思是？”

“不准你再打扰史乐东，至于因郝二爷一案所抓的嫌疑分子……”

“队长怎生处置？”

“照办！”

“字条哪儿发现的？”

“保险柜。”

“又是保险柜？！”

“可通电流的保险柜。妈的！鼻烟壶又丢了。”

吴良听得头皮发炸，金弹弓到底是何许人？神出鬼没，真是无法想象了。

“吴会长！”木村少佐居然改了称谓。

“是！队长。”

“看来只有请曹大爷曹天龙了。”

“他的条件太高了。”

“问题不是条件高与不高，而是曹天龙有没有本事抓得了金弹弓？”

“有！小子决非捧曹大爷场，他在‘落马湖’虽退休，实仍掌总瓢巴子实权，只要下个绿林帖，金弹弓就是躲在老鼠洞里也得出来。”

“假使金弹弓不是你经常所谓的江湖人呢？”

“除非他离开‘飞虎城’，否则，以曹天龙的功夫，和他亲练的那干高来高去的子弟兵，别说一个金弹弓，就是十个金弓弹也吃不消兜着走。”

“那你就代表我，先下个聘书吧！”

“聘书？”

“他不是想当‘飞虎城’公安局局长吗？”

“对！可是……”

“前谈条件，样样依从，不过也要他提出个保证。”

“队长的意思是？”

“一个月内抓不住金弹弓，‘落马湖’唯一生财之路的水码头，可得交出来。”

“队长要那水码头作什么？”

“另外再聘请高人呀！”

“这……小的试试看。”

一声冷笑，木村少佐说变脸就变脸：“有关曹天龙的事可是你推荐的，没有什么试不试的，三天内先请他来队部一趟。”